

遙遠的現在

釋自駒

為了要了解大藏經典中記載的景物，我隨著大眾來到了印度。
那是我長期以來無法聯想的背景，已過了二千五百多年，改變多少？
上了遊覽車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尋找那疑惑於心、無法想像的一切……

每回打開大藏經，我都會先用很虔誠的心，感恩祖師大德，因為他們艱辛的求法與翻譯，讓佛經得以流傳後世，是很不容易的！閱藏讓我身心常沈浸於法喜之中，而律典所記載的一些事件、對話，卻讓我有另外一番體會：換了時空，這些故事仍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不斷重演。我常坐在大殿仰望著佛陀，他那悲愍又慈藹的眼神，欲言又止地端坐在大雄寶殿中，彷彿微笑不語地看著我們這群不聽話的孩子，每天忙得團團轉，總還未找到自家的寶藏！

經典中，描述佛陀時代的西域或印度等地的民情風俗、生活習慣等，常是我閱藏時的障礙——無法串聯想像的空間、背景，腦筋怎麼兜也兜不起來。為了要了解經典中記載的景物，我隨著大眾來到了印度，來到了佛陀遊行說法的聖地，親身探訪玄奘、義淨大師筆下留住的歷史遺跡！那是我長期以來無法聯想的背景，已過了二千五百多年，改變多少？上了遊覽車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尋找那疑惑於心、無法想像的一切……

市街奇觀

印度司機開車開得飛快，左拐右閃，時速不減，只可用「衝、衝、衝」來形容。馬路崎嶇凹凸不平，激烈的晃動是我生平首遇，在車上，不得不舉起雙手來護頭或拉椅背。司機可忙著咧，一會兒

閃人，一會兒躲牛車，又得注意旁邊一輛三輪車硬擠進來！東閃西躲，前方車群只剩一點點窄縫，心想，過不去了吧？還在念頭間，那老兄已一溜煙地滑過，穿梭於窄路小巷如行車衝大道，真是佩服佩服！路上的小貨車也不遑多讓，縱使掛滿了人，車速也不輸我們，印度人怎麼不怕摔下車？大車小車，牛車三輪車，機車腳踏車、人，還有漫步的牛隻，交通雜亂又相安無事，各走各的路；按喇叭也不覺得吵，因為印度喇叭聲還有節奏，偶爾聽聽還不錯！

巴士擠進市集，市集裡來來往往滿滿是人，放眼大都是男性，連菜販果販都是男生耶！印度的瓜果、蔬菜，種類、型體與台灣差不多，蒜頭好像比台灣小；短胖得像小葫蘆瓜的茄子是印度特色；馬鈴薯像雞蛋般大；紅蘿蔔長得較細長較紅……大部分蔬菜，台灣都看得到。水果類則看到番茄、香蕉、橘子、紅石榴……。喔喔！終於看到了一攤賣雞肉的，印度人多吃素，只有某些種姓吃肉，肉攤相較起來真的很少見。

巴士飛快輾過每一寸土地，順勢捲起滿地的黃沙，灰濛濛一大片，兩旁的行道樹高挺卻灰頭土臉！那厚厚的一層層泥沙，就是大雨也洗不淨葉面上的泥垢吧！沿路排列的無憂樹，竟是用著垂頭無奈的模樣，歡迎我們的到來！

福田衣

行行復行行，不知何時，巴士已穿過市集行往郊外。一覽無遺的田野景象，一畝畝的田界劃分得清清楚楚，令我想起僧人袈裟的製作緣起。——有一天，佛陀遊行南方，看到一畦一畦整齊的田壟，引發他縫制袈裟的念頭。據《四分律》和《刪補隨機羯磨疏》說：「袈裟」是由阿難尊者奉佛指點，依水田的阡陌形狀縫製而成。「世田種糧，以養形命；法衣之田，長養法身慧命，堪為世間

福田。」「袈裟條相」是模仿田地的畦畔——世間的田，生長嘉禾，長養身命；法衣的田，弘布四利（慈悲喜捨）、增三善（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）之心，長養法身慧命，因此就稱為「田相衣」、「福田衣」。我放眼一看，這水田的阡陌形狀、田地畦畔，長短相間，真與我的袈裟同樣！

大片田原，或雜草叢生；或開著類似油菜花的黃花。遠方的天際灰濛，不見山影。途稀落的幾戶人家，小小的房子前綁著一、兩隻小牛，及飛來跑去的土雞；還有庭前嘻笑的小男孩、小女孩，也跟著車隊追跑揮手，他們對著車指指點點、叫叫又跳跳，似乎在告訴他們的同伴：「快來，有外地來的人喔！」

老阿嬤的繩床

前方塞車，車子停了下來。暫停的時間，可以將外頭風景好好看個夠。此時，大家喊說：「快看！路旁有個老阿嬤，坐在破床的自在相。」我湊過去看，原來老阿嬤坐在一張破得屁股快貼到地面的床，床……是繩床，真的是「繩床」。

律典中常提到「繩床」、「木床」，應是包含幾種不同的坐具，可能是有可靠背、可收疊等功能上的差別！經典中繩床的種類至少有五種以上：「繩床者有五種：旋腳繩床、直腳繩床、曲腳繩床、入陛繩床、無腳繩床，木床亦如是。」繩床非常普遍，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提到：「至於坐止，咸用繩床。王族大人，士庶豪右，莊飾有殊，規矩無異。君王朝座，彌復高廣。……凡百庶僚，隨其所好，刻雕異類，瑩飾奇珍。」《南海寄歸內傳》曾描述繩床的結構：「西方僧眾將食之時，必須人人淨洗手足，各各別踞小床。高可七寸，方纔一尺。藤繩織內，腳圓且輕。」

縱使這些繩床的文字如此詳細，想到「繩床」，我腦中浮現的畫

面是吊在兩樹之間，可以睡，可以悠閒小憩，類似童軍繩編的「吊床」！可是這種床怎麼坐？怎麼用來結跏趺坐著聽經聞法呢？

今日，我終於看到「繩床」了！這繩床就是佛世時，常出現的繩床嗎？除了老阿嬤所坐，前面幾戶庭院前，也都有有一座大小差不多，而木刻花紋造型不同的木床和老繩床——還有幾隻雛雞在破碗中抓啄飼料呢！——或躺或坐的鄰人，聚在床邊兒；小孩追逐，跳上跳下地嬉戲。這景象不就像早期農家庭前的「矮竹床」？或農餘閒暇時，大家圍坐一起納涼、話家常的「寬竹板凳」嗎？我望著阿嬤這把老舊的繩床，就像看到阿嬤的一生，繩床陪著她，走過天真少女的青春，一起看盡人間悲歡離合；當歲月無聲無息地爬皺了女孩的臉，繩床的刻痕只留下了她泛黃的回憶。

後來，我又在牧羊女村的房舍前，看到一位九旬老爺爺與幾個男孩，七手八腳地拿著六條一束的麻繩，正在纏繞著一隻木床架，已編了半張交錯的麻繩床，面呈一些方形的圖案。老爺爺嘴巴彷彿叨唸著：「拉緊點！拉緊點！」男孩就腳踩邊框，死命地拉！老爺爺在一旁得意地笑了！想必是因為技藝有了薪傳接棒者而笑吧！這繩床，從兩千五百年前至今還留著，可以說是口口相傳而得以流傳下來的活化石嗎？



◎縱使繩床破舊，老阿嬤還是坐得自在。（攝影：林得裕）

除了用來坐禪的繩床以外，木床、小床也常出現在記載中。「木床」有時是椅子的一種。僧人招待客比丘

來時，繩床與木床是寺院中不可不提供的基本設施！律藏中提到：「舊比丘聞有客比丘來，應出外迎……應語言：『此是房。此是繩床、木床、褥、枕、氈、被、地敷。此是唾器。此是小便器。此是大便器……』」執事不就是這些生活的瑣碎嗎？佛陀不厭其煩地詳細指導日常生活——飲食、穿衣、問候、醫藥、衛生（身心清潔、環境打掃）——種種好習慣如何養成。佛陀從理到事，再從事到理，呈顯著苦口婆心，除了感動，還是感動。

佛陀是位偉大的教育家，他四處遊化不，只教導佛法，還教導安頓僧眾生活的一切。可是，我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所看到的印度——貧富懸殊、千差萬別的生活情境……，心情真是五味雜陳！無來由的一股心酸生起！後來自己轉個念頭，心想：應把看到的幾件經典中記載的事物，分享給同車的居士們聽。

大家都聽得非常高興！還興致勃勃不停地問：「這裡佛陀說什麼經？那裡佛陀有沒有說經？」哇！還真被考倒！好在，籌備組為我們準備的朝聖手冊還可以應急。一路行來，分享真是快樂又充實，我內心充滿了感恩！



◎法師與居士們一路彼此照應，分享法義與見聞。（3車團員與法師於尼泊爾合影；攝影：林侑增）